



FOR STUDENTS
悦读库

P I C T U R E S A N D D R A W I N G 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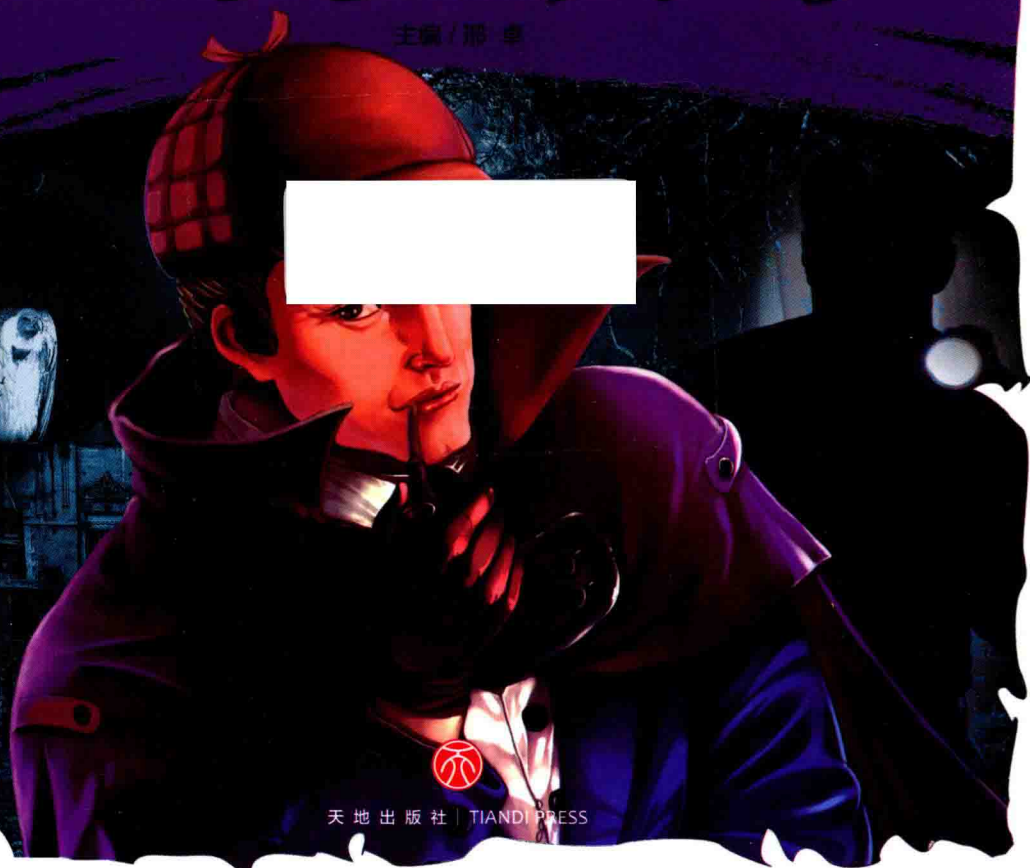
这套丛书是特别为中国学生精心打造、量身定制的知识成长计划“悦读库”。它以先进的教育理念、丰富的知识编排、新颖的版式设计、严谨的体例架构，着力拓展中小学生阅读视野，全方位打造未来知识精英！



Detective Stories

让你欲罢不能的 侦探故事

主编 / 邢 卓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

P I C T U R E S A N D D R A W I N G S

Detective
Stories

让你欲罢不能的
侦探故事

主编 / 邢卓



天地出版社 | TIANDI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让你欲罢不能的侦探故事 / 邢卓主编. —成都:
天地出版社, 2017.4
(悦读库)
ISBN 978-7-5455-2494-9

I. ①让… II. ①邢… III. ①儿童故事—作品集—世界 IV. ①I1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026405号

Detective Stories

让你欲罢不能的侦探故事



PICTURES AND DRAWINGS

主 编 邢 卓
责任编辑 陈文龙 李 蕊
责任印制 董建臣 张晓东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赛文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63mm×228mm 1/16
印 张 15.75
字 数 230千
定 价 19.8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2494-9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3207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灵感与智慧的奇异碰撞……

推理世界的解谜盛宴



侦探推理小说一向被人们称为“智慧文学”，它以精妙绝伦的结构布局、诡谲离奇的氛围营造、滴水不漏的精彩推理，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。侦探推理小说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，美国著名作家爱伦·坡是其鼻祖。他的开山之作《莫格街谋杀案》自问世以来迷倒了万千读者，奠定了侦探推理小说的写作模式。其后，更是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名震世界的推理大师，他们写下了无数经典名作，塑造的名侦探形象更是深入人心。

世界侦探推理小说浩如烟海，为了让广大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一窥侦探推理小说的精髓，获得最佳的阅读体验，我们优中选优，精心选编了本书。本书遴选了颇具代表性的世界经典推理小说二十余篇，书中的每一篇作品都演绎着一个跌宕起伏、扣人心弦的故事，险象环生的情节、令人瞠目的诡计、无懈可击的推理论证，定会让你不知不觉沉醉其中。在这里，你将和著名的大侦探们一起，走进罪犯布下的迷局，亲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罪案现场，拨开纷乱复杂的迷雾，探索事实的真相，在意想不到的结局中感受真相水落石出的乐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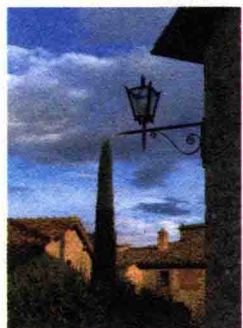
侦探推理小说是大师们献给读者的精神大餐，更是一把开启读者智慧头脑的“金钥匙”。阅读本书，朋友们收获的将不仅是新鲜奇特的阅读感受，而且还能开启一段全新的思维探险历程，在破解难题的过程中，培养思维的灵活性、深刻性、周密性、逻辑性，从而受益终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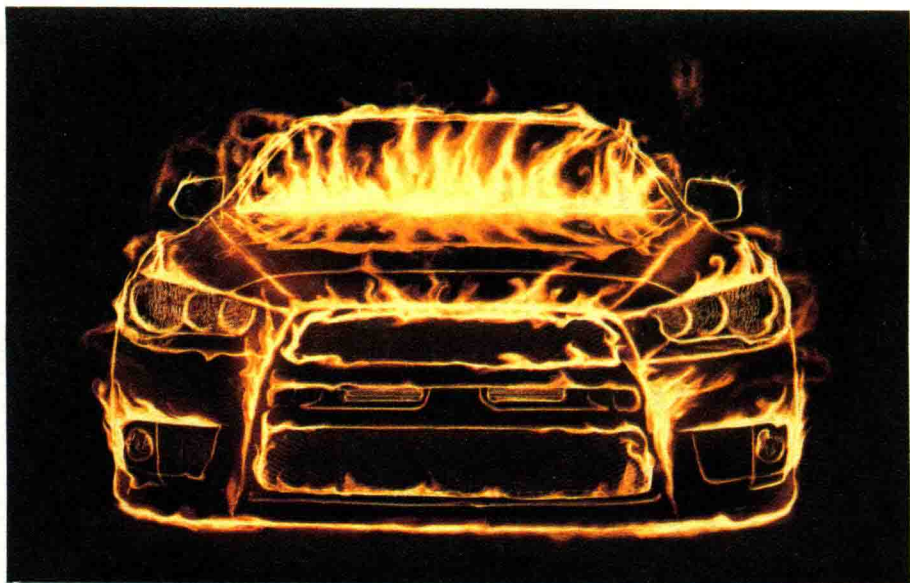
| 目录 | CONTENTS

Chapter 1

死亡陷阱

- 茶会疑案 / 埃勒里·奎因 [美国] 2
- 玛丽·罗杰疑案 / 爱伦·坡 [美国] 14
- 猫咪的秘密日记 / 克里斯丁·凯瑟琳·拉许 [美国] 26
- 屋桥谜案 / 爱德华·霍克 [美国] 38
- 乡村小旅舍谜案 / 爱德华·霍克 [美国] 50





Chapter 2

祸从天降

处心积虑的意外事件 / 夏树静子 [日本] 62



七只黑猫的秘密 / 埃勒里·奎因 [美国] 75

吸进肺里的煤粉 / 松本清张 [日本] 87

杂货店谜案 / 爱德华·霍克 [美国] 97



Chapter 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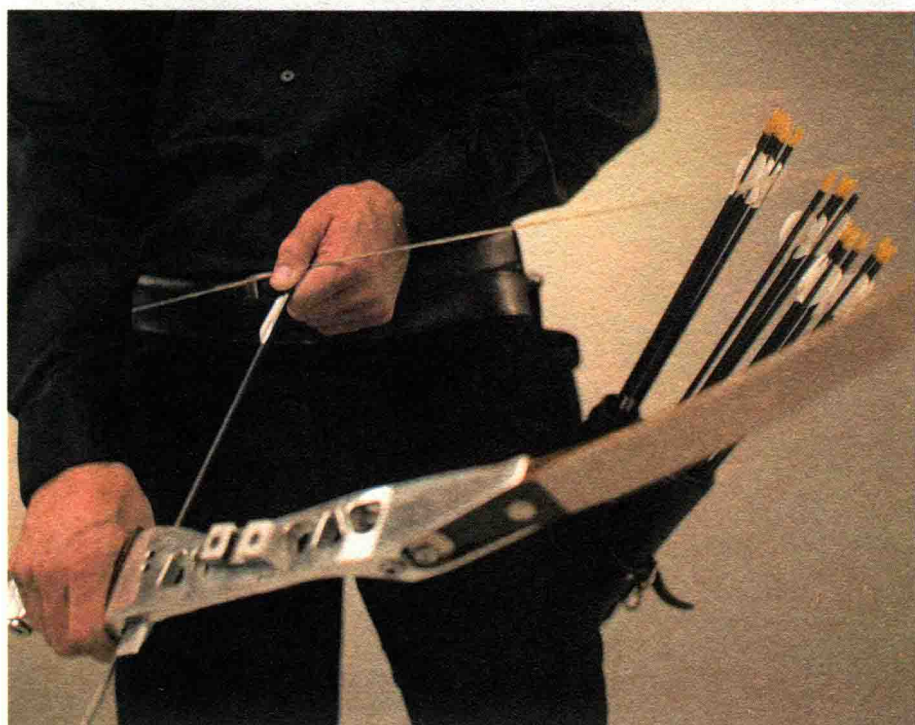
诡谲迷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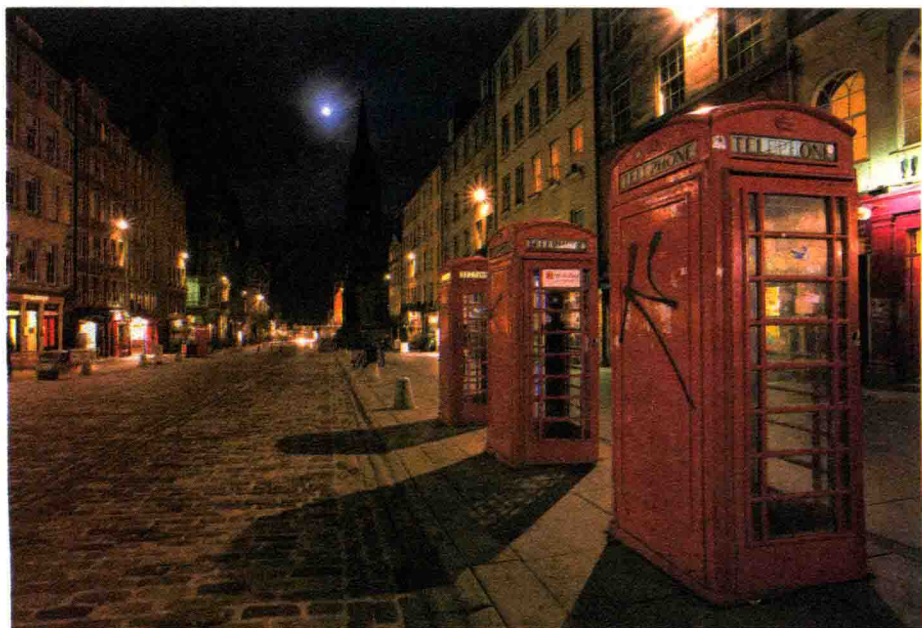
白色幽灵 / 乔治·西默农 [比利时] 110

长射 / 埃勒里·奎因 [美国] 120

黑暗之屋 / 埃勒里·奎因 [美国] 132

天主的锤子 / G.K.切斯特顿 [英国] 144





Chapter 4

惊天奇案

盗画的伎俩 / 森村诚一 [日本] 156

鬼树谜案 / 爱德华·霍克 [美国] 168

人咬狗 / 埃勒里·奎因 [美国] 180

圣诞节教堂钟楼谜案 / 爱德华·霍克 [美国] 192



Chapter 5

天衣有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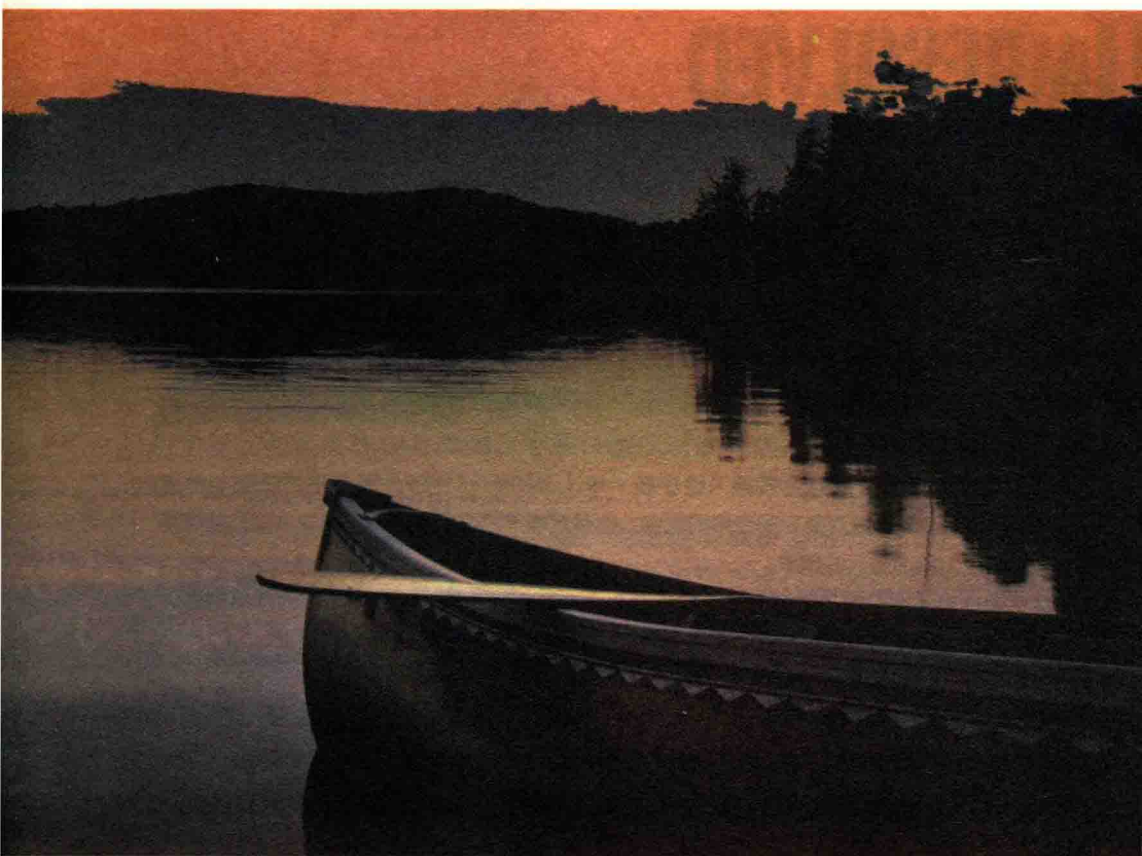
芬雀曲街谜案 / 奥希兹女男爵 [英国] 204

怪屋 / 莫里斯·勒布朗 [法国] 214

火车卧铺命案 / 杰克·福翠尔 [美国] 226

蓝宝石十字架 / G.K.切斯特顿 [英国] 235





1

Chapter

死亡陷阱

埃勒里去参加朋友家的茶会，主人却在当晚离奇失踪。是绑架，还是谋杀？一个会隐身的钟暗含什么玄机？送礼的幽灵究竟是怎么回事？谜团接踵而来……翻开本章，你将开启一段奇异的旅程，一个个迷雾重重的离奇案件、一场场天衣无缝的杀人阴谋，在带给你震撼的同时，更能使你获得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。



◎ 埃勒里·奎因 [美国]

茶会疑案



埃勒里·奎因

“埃勒里·奎因”是曼弗雷德·班宁顿·李（1905—1971）和弗雷德里克·丹奈（1905—1982）这对表兄弟合用的笔名，也是其笔下神探的大名，兄弟二人堪称侦探推理小说史上承前启后的作家。

其代表作有《罗马帽子之谜》《十日惊奇》《九尾怪猫》等。埃勒里·奎因作品的最大特点是：设局精巧，推理严密。不看到最后，读者很难猜到罪犯是谁。

埃勒里·奎因站在火车站门口，门外大雨如注。和他一起下车的旅客都已坐车走了，可接他的欧文却一直不见踪影。听着门外哗哗的雨声，埃勒里感到一阵莫名的烦躁，他甚至有些后悔自己在这种倒霉的天气里到这个鬼地方来。

埃勒里·奎因是中心街理查·奎因侦探事务所的探长。自从跟着父亲老奎因一起侦破了几个奇案后，他名声大振，常常会接到一些达官显贵的邀请，请他去参加他们的鸡尾酒会或者家庭聚会。认识金融界的新贵理查·欧文就是在这样的一次酒会上。

昨天下午，埃勒里接到了欧文先生打来的电话，诚恳地邀请他参加在新居里为他九岁的儿子琼纳森举办的生日茶会。欧文先生还说，将有一些有趣的人参加茶会，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女演员爱玛·韦尔斯。爱玛小姐美貌非凡，她的父亲曾经做过驻利比里亚的大使。正当她的父亲期望她能进入政界时，她却进了演艺圈，并且立刻红得发紫。埃勒里很想结识这个爱玛，看看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

就在这时，一辆轿车驶到了他身边。“是埃勒里·奎因先生吗？”司机带着浓重的得克萨斯口音。埃勒里眯缝着眼点了点头。小伙子赶紧走下车，上前提起埃勒里的手提箱，道：“真对不起，我是欧文先生的司机米勒。非常抱歉，欧文先生不能亲自来迎接您，家里来了好几位客人。请上车，奎因先生。”埃勒里钻进小车。小车向黑暗中驶去，一个新的故事开始了。

在车上，米勒告诉埃勒里，欧文先生现在的这所新居，是一个月前刚买下的，房屋的建筑师今天也在被邀请之列。明天是他的宝贝少爷琼纳森九岁的生日，邻居的孩子们都将来为他庆贺，现在欧文先生正在“彩排”，所以无法来车站接埃勒里。

“彩排？”埃勒里饶有兴趣地问。“是的，”米勒嘟囔着，“都是那个演员的主意。他们要让少爷高兴，小家伙醒的时候没法排练，得等他睡觉之后再排练，这都是为了明天的生日茶会……”

埃勒里下车的时候，雨还在下着。他谢绝了米勒为他通报的好意，执意自己走进了欧文的新居。客厅里灯火通明，装饰很具现代派的格调。客厅的尽头腾出来做了临时舞台，舞台上坐着一位姑娘，漂亮的浅棕色头发披散在肩头，身上一条小姑娘穿的粉纱裙，显得那样别出心裁，两条修长的腿穿着白短袜……埃勒里想，这大概就是爱玛了，真是一个让人心醉的女人。她旁边的一位绅士戴着大白兔的面具，嘴正一张一合地说着台词；“大白兔”身边是个扮成懒耗子角色的夫人，一张笑眯眯的小脸，动作懒散；他们的身后站着一位男人，贴着扫把式的眉毛，一身老式服装，头戴一顶布制的高帽子。他们排练得很认真，完全没发现埃勒里的到来。埃勒里看出这是《爱丽丝漫游仙境》中的一幕。

观众是两位妇女：一位是满头白发的老夫人，一位是红头发的漂亮女人，穿着银色的晚礼服，钻石项链和耳坠闪闪发光。

等到帷幕缓缓合上时，埃勒里一边鼓掌一边走进客厅，赞道：“太妙了！”客厅里的人都转过头来。欧文摘掉高帽子，迎了上来，涂了油彩的脸显得有些滑稽。他伸开双臂，用夸张的声调说：“欢迎光临，我们的大侦探先生，一定又是什么棘手的案子使您耽搁了！”“是糟糕的天气。”埃勒里道。

“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”欧文热情地指着沙发上那位白发老夫人，说，“我夫人劳拉的母亲，曼斯菲尔德夫人。”老夫人微笑着点了点头，埃勒里彬彬有礼地鞠了一躬。欧文又指着穿银色晚礼服的漂亮女人说：“这位是乔纳太太，卡罗琳·乔纳。”埃勒里笑着鞠了一躬，道：“见到您非常荣幸。请允许我猜一下，您一定是著名建筑师傅罗·乔纳的太太。”“过奖了。”扮成大白兔的乔纳先生摘下面具，走过来握住埃勒里的手，友善地笑道。这几年，他在建筑界声名鹊起，欧文的新居就是他的杰作。他最近刚刚娶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妻子。

埃勒里说：“您有一位能干的丈夫。”“我一直说博罗是个天才，”乔纳太太笑道，“可他就是不信任我。”“得了吧，卡罗琳，你以为奎因先生会相信你的话？”乔纳尽管笑着抗议，但两眼的的光芒却消失了，一丝阴影掠过他的眼睛。他不经意地瞥了欧文一眼。

欧文显然还在兴奋中，他拉着埃勒里的胳膊，指着那个扮演懒耗子的小个子妇女，打趣道：“我的太太劳拉，一只可爱的懒耗子。”劳拉向埃勒里礼貌地笑了笑，可埃勒里觉得这笑很勉强，含着无可奈何的苦涩。埃勒里想说些安慰的话，可欧文已经拉着他转向舞台上的那位姑娘了。“看吧！这位是天下独一无二的演员爱玛，美丽的爱玛·韦尔斯！”欧文得意扬扬地说，“韦尔斯小姐，来见一见我对你说过的大侦探埃勒里·奎因先生。”“奎因先生，但愿您不是来这儿办案的。”爱玛甜甜地说。“哦，当然不是！”埃勒里道，“很高兴认识您，您穿着戏装很迷人。”

博罗·乔纳脱了戏装，走过来说：“今天就排到这儿吧，我和卡罗琳还要回家呢！下雨天，路不好走。”乔纳太太也站了起来。“别走了，这大雨天开车太危险，今天你们就住在这儿吧！”劳拉拉着乔纳太太的手，礼貌而周到地挽留。“只有四英里路，劳拉。”乔纳先生竭力谢绝着。

“为什么不呢？”欧文插嘴说，“我们有好几间客房，在这种鬼天气开车，四英里可比四十英里还要远！就这样定了。博罗，怎么样，再喝一杯？”“不了，谢谢。”“那么，卡罗琳，您一定不会拒绝再来一杯吧？今天你真美！”欧文忘乎所以地看着乔纳太太。乔纳太太放肆地睁着大眼望着欧文，兴奋得脸上放光。“当然，理查！”她说。博罗的神情有些尴尬，一丝阴影又回到他的眼里。劳拉不自在地转过身去，整理那身毛茸茸的戏装。曼斯菲尔德夫人站起身来，轻声说道：“请原谅，我有点累，年纪大了……劳拉，亲爱的，晚安！”她吻了吻女儿的额头，转身上楼去了。埃勒里皱了皱眉，他望着欧文那张满是油彩的苍白的脸，开始意识到欧文真是有点醉了。

埃勒里在床上辗转反侧，窗外的暴风雨搅得他不能安睡。他索性坐起来，打开灯，拿起手表看了看，两点十五分。他穿上睡衣，想到楼下书房去找本书看看。他打开房门，走廊里黑洞洞的，安静得吓人，只有楼梯灯发出微弱的黄色的光。他突然感到一阵恐惧，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缘故。

他慢慢地走下楼梯，前厅也是一片漆黑，壁炉里的火已经熄灭，一点光亮

都没有，风雨敲打着门窗……他不知电灯开关在哪里，只得摸着黑走进前厅。他摸到一扇门，轻轻地打开，里面也是漆黑一片。他极力想看清里面的摆设，但还是什么也看不见……埃勒里正要走进去，可突然觉得这里不是书房，于是他退了出来，轻轻把门关上。他又摸索着向左边走去，走了几步，又摸到一扇门。他打开门，在墙上摸到了开关，于是他打开灯，正是书房。里面挂着厚厚的窗帘，一排书橱靠墙放着。他走了过去，在沿墙的书架上浏览着，然后抽出一本马克·吐温的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。他关上灯，走出书房，突然前厅楼梯上传来脚步声。他抬头一看，发现楼梯口有个男人的侧影。

“是欧文吗？”博罗·乔纳沙哑着声音问。“是我，奎因。乔纳先生，您也睡不着吗？”“可不是，这鬼天气叫人睡不安稳。隔壁我妻子睡得死死的，我正想下楼找本书看看。”身穿睡袍、头发凌乱的博罗·乔纳站在埃勒里面前，沙哑的声音像被人卡住了脖子。“会抽烟吗？到我屋里聊一会儿怎么样？”埃勒里建议。“如果不妨碍您的话，愿意奉陪。听侦探讲故事总比看小说强。”

两人走进埃勒里的房间，把自己笼罩在烟雾中。从西班牙的古建筑到啤酒的价格，从哈雷彗星的发现到总统的竞选，一直聊到浓浓的睡意重新袭来，乔纳先生才打着哈欠告辞回自己的房间，埃勒里则昏昏沉沉地躺在床上睡着了。

埃勒里觉得有人在摇他，睁眼一看，天已大亮，司机米勒正站在床前，一脸紧张不安的神情。

“奎因先生，快醒醒！欧文先生失踪了……”埃勒里顿时没了睡意：“你说什么，小伙子？”

“欧文先生不见了，我们到处都找遍了，他真的没了……”



埃勒里一骨碌爬起来，边换衣服边说：“你先下楼，告诉欧文太太，在我见到她之前什么也别干。另外，这幢房里的任何人都不许离开，也不许打电话，明白了吗？快点。”米勒赶紧跑下楼去。

埃勒里下楼时，所有的人都已在客厅里，连琼纳森也被叫了起来，整个客厅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。劳拉头发蓬乱，穿着睡衣蜷缩在沙发上哭泣，曼斯菲尔德夫人正竭力安慰着她……“对不起，欧文太太，能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吗？”埃勒里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体贴一些。

“哦！奎因先生，帮帮我！”劳拉满是泪痕的脸着实让人怜悯，“昨天夜里，欧文送您到您的房间以后，下楼对我说还要到工作室办点公事，让我先去睡。我提醒他别熬得太晚，然后我也上楼去了……直到半个多小时前，我醒来时才发现他根本没上床，他的衣服还搭在椅子上。我连忙下楼，可他已经走掉了。”劳拉又哭了起来，浑身颤抖，曼斯菲尔德夫人无奈地看着她。

“衣服？难道他没穿衣服就走了？”“不，椅子上的是他换上戏装前的衣服……”“这就奇怪了，”埃勒里纳闷地说，“照您的说法，欧文先生出走前穿着那身高帽子戏装，他会不会穿走其他衣服？”“没有，所有的衣柜我都看了，衣服全都在。他死了，他一定是死了。哦！太可怕了……”劳拉喃喃地说。

埃勒里安慰她说：“您先别着急。欧文先生近来有没有什么叫他着急的事，譬如说生意方面？”“没有，肯定没有。他不是那种爱着急的人，何况近来他的生意不错。”“那么他最近受到过什么惊吓吗？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人恐吓他，一封信或一个电话……”“没有，至少在家里这种事从来没发生过。”“他会不会有什么急事，以至于没换衣服就去了办公室？”“不，不会的。欧文没有星期六办公的习惯，再说，他上办公室从来都穿戴整齐。”

埃勒里转过身来，大声问米勒：“欧文先生的车在车库吗？”“是的，所有的车都在，一辆也没动。”“那么，各位，你们有谁在睡觉以后见过欧文先生？”大家面面相觑。“您认为……”乔纳夫人欲说又止。她好像一下子失去了光彩，看上去让人觉得欧文的失踪对她的打击比对劳拉的打击还要大。“你别说了！”乔纳先生粗暴地阻止了她。

埃勒里眯起了眼睛：“我还想问一下，欧文太太，您最后见到欧文先生是在哪里？客厅里，还是……”“在他的工作室门口，就是那间。”劳拉指着书房右边那扇门。埃勒里的眉头皱了起来，他想起昨天晚上，他曾推开过这扇

门。“女士们，先生们，好了，但愿欧文先生跟我们开了个玩笑。现在请大家记住我的话，不要离开这幢房子，不要打电话。我想我应该看看这间工作室了。”埃勒里说完，走进了工作室，并随手关上了门。

这间屋子看上去有些狭长，室内一尘不染，似乎不像有人在这里犯过罪。可埃勒里总觉得有些异样。他的目光集中到对面墙上的一块从天花板直到地面的大镜子上。在这间屋子里，只有这面镜子让人觉得不舒服。镜子正对着房门，他从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瘦长的身躯和身后的房门，门框上面那一只闪光的钟十分显眼。他转过身来，抬头看了看这只直径1.5英尺的钟，在早晨灰暗的光线里，挂钟的指针闪闪发光。一种感觉在埃勒里的脑海中一闪而过……

埃勒里打开门，厅里的人都默默地看着他，他呼唤米勒：“有梯子吗，米勒？”等米勒把梯子搬来，埃勒里爬上梯子，仔细检查起这只钟：一只最新出品的鹰牌挂钟，钟面古朴典雅，钟挂得很牢固，运转正常。埃勒里用手遮住光线，指针和字母发出绿幽幽的磷光，十分清晰。“奇怪！”埃勒里自言自语。他爬下梯子，打开房门，吩咐米勒搬走梯子，然后走进客厅。

“怎么样？”劳拉急切地问。“欧文太太，”埃勒里道，“您装修过屋子吗？”“装修？不，我们一买下房子就搬了进来……”劳拉困惑地看着埃勒里。“那么，您一定记得工作室里那只钟……”“钟？”劳拉更加不解了，“是的，搬家那天，欧文在莱特兄弟表行里买的。”“可这挂钟和欧文的失踪有什么关系？”曼斯菲尔德夫人好奇地问。埃勒里耸耸肩，道：“这正是我想搞清的。今天凌晨两点多，我睡不着，就下楼找书房，碰巧打开了这扇门往里看过，当时我什么都没看见。”“您是看不见，奎因先生，”乔纳太太小声说，“屋子里是那么黑。”埃勒里看了她一眼。“正因为黑，我才应该看见点什么。各位，我请大家想一想，”埃勒里站了起来，“这间屋子正对着房门有面巨大的镜子，而门框上面有只直径1.5英尺的钟，它的指针和字母上填满了闪闪发光的磷。那么，在漆黑的屋子里，我对着镜子应该看见这只钟的磷光，可奇怪的是我什么都没看见。”“会不会有人站在镜子前，挡住了钟？”乔纳沙哑着嗓子问，他脸色苍白，一直站在窗前。“钟的位置是在门框上面，离地足有七英尺，没有人能挡得住。不，乔纳先生，这不可能。它一定是被人移动过，现在又放回去了。”

“够了，年轻人，你们在胡说什么？”曼斯菲尔德夫人打断了他的话，

“欧文失踪了，你们竟在讨论钟，太不可思议了！”“曼斯菲尔德夫人，”埃勒里平静地说道，“一个会隐身的钟也许会告诉我们些什么。您不妨想一想，一个暴风雨的夜晚，欧文先生突然失踪了，可他穿着戏装，戴着那顶高帽子，连车都没开。这件事太不寻常了。那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请允许我用这个词：绑架。也许欧文先生被人绑架了。”接着，埃勒里问劳拉：“您的丈夫有仇人吗？今天早上您收到过字条或邮件什么的吗？”“仇人？不，我敢肯定没有。绑架？他们为什么要绑架他？这太可怕了。”劳拉歇斯底里地揪着头发。

曼斯菲尔德夫人有些生气了：“够了，奎因先生，您不要再吓她了，她都快被您吓疯了。没有字条，也没有邮件，我不相信这种可能，欧文昨天喝了不少酒，也许醉醺醺的不知跑到哪儿去了……”埃勒里抱歉地点了下头：“对不起，欧文太太，我这只是一种猜测。曼斯菲尔德夫人说得也有道理，我们暂时把这件不愉快的事放在一边，没准儿欧文先生一会儿就被人送回来了。如果欧文先生到天黑还不回来，我们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。不过我有一个建议，在欧文先生没回来之前，作为他的朋友，我们都不应该离开这里。对不起，这是一个探长的请求。哦，雨停了，也许好天气会给我们带来好运气。”

劳拉已经平静下来了，她突然想起了什么，说：“糟糕，琼纳森的生日茶会怎么办？我差点忘了！”埃勒里摇摇头：“唉！看来只有说琼纳森身体不

